

大卫·鲍尔博士，归纳圣经研究，

第3讲，归纳方法论，准确，

知情，作者，Sensus Plenior，背景

© 2024 大卫·鲍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在他的归纳圣经学习教学中。这是第三节，归纳方法论、准确、知情、作者、全感、背景、分析和综合。

我们想再次从第五点开始，这是准确的。

正如我在本节休息之前提到的，这确实涉及或假设人们可以谈论准确与不准确的解释，这进一步假设人们可以在好与坏的解释、正确与错误的解释之间做出裁决。那么，什么是解释呢？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再次将其抛出供您考虑，根据我们的判断，解释涉及诉诸作者的意图。我们越接近作者想要向其原始读者传达的内容，解释就越好。

我们的解释与作者想要传达给最初读者的意图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谈论准确解释的基础。现在，这种诉诸作者意图的概念正受到大量攻击。许多人说，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含义无关，一段话的含义实际上取决于它对我的意义，而不是它对原作者等的意义。

但事实是，阅读过程的根本现实是作者的感觉，被对待的感觉。如果一个人从事一种解释学，一种否认、忽视或绕过作者声音的解释思考，那么他就没有根据文本本身的性质来解释文本。如果一个人想这样做，那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但至少这样的人应该诚实地说，这既违背了圣经作为文本的本质，也违背了阅读体验。

正如我所说，很明显，阅读体验最基本的现实是被解决的感觉，即作者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在我们阅读文本时听到的作者的声音。不过，现在，当我们谈论对作者的吸引力时，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一点，并准确地探究我们在解释中所吸引的作者或作者的身份。

我们的论点是，当我们在解释中诉诸作者的意图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诉诸隐含的作者，而不是实际写下这些文字的有血有肉的作者。这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事实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作者，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的作者，是通过他所写的内容呈现自己的作者。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保罗的著作。

我们无法接触到那位有血有肉的作者。我们拥有的唯一作者是隐含作者，即通过文本向我们展示自己并可以从文本中推断出来的作者，他隐含在文本本身中。现在，你可能会问自己，好吧，通过区分有血有肉的作者和隐含的作者，也就是说，我们在本文中遇到的作者，会得到什么回报？好吧，这只是一个认识到有血有肉的作者同时总是大于和小于隐含作者的问题。

有血有肉的作者比隐含的作者更大，因为有血有肉的作者比任何段落的隐含作者知道更多，相信更多，拥有更广泛的想法。以马可福音为例。马可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思考和信仰，但这些都没有进入他的福音书。

他的基督论，他的基督教义比我们在马可福音中所看到的基督论或基督的肖像，基督的概念，关于基督的教导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血有肉的作者比隐含的作者更大。顺便说一句，约翰福音中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你记得约翰结束了他的福音书的正文，真的，他结束了他的福音书的正文，是的，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和第31节中，他说，现在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这些神迹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中。这本书，但写这些是为了让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相信你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在福音书的最后，21-25章，还有耶稣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如果每一件都被写下来，我想世界本身无法容纳将要写的书。因此，很多人约翰都知道耶稣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我们只能认为，我们必须认为约翰对基督的看法比约翰在这21章中所写的观点更宏大、更广泛。他的书。

所以，我们理解这一点。不过，我们也明白，相反，隐含作者总是比有血有肉的作者更大，因为当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并将其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

书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具有血肉作者可能无意传达的含义。一个作家，尤其是长篇写作，总是说得比他有意识地想说的要多。

段落的意义大于有血有肉的作者的自觉意图。讨论过此类事情的当代作家之一是一位名叫艾德·赫希（ED Hirsch）的人。他让我们想象一个班级，其中讨论了一首特定的诗，比如说一个大学班级，正在讨论一位当代诗人的一首诗，他们谈论这首诗的含义。

他们剖析它，讨论它，参与这首诗，在课堂上，他们提出了对这首诗含义的理解。他说，想象一下他们邀请诗人本人进来，他们对他说，当我们研究你的这首诗时，这就是我们根据其含义得出的结论。他说，很有可能那位诗人会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实际上，这就是那段话的意思，尽管我没有完全、我没有有意识地这么想。

那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你看到的那首诗的隐含作者在意义等方面比有血有肉的作者更大。

现在，我想话虽如此，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区分有血有肉的作者和隐含的作者。事实是，在实践中，你必须考虑血肉作者的意图和隐含作者的意图之间存在真正的联系，除非血肉作者完全无能。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圣经作者是无能的。

所以，如果你谈论的是一位有能力的有血有肉的作者，那么作者想要说的和他确实说的之间就会有真正的连续性。但这确实意味着，在超越有意识的意向性的段落中，或者至少可以超越作者的有意识的意向性的意义中，存在着一种丰富性、一种稳健性。实际上，这在很多方面对我们的目的都很重要。

我在这里只提其中两个。首先，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新约对旧约的使用，以及新约经常谈论旧约经文或引用旧约经文的方式，这些经文以原始圣经的方式应验了这一事实。先知或《旧约》最初的作者不可能知道或不可能想到。这类事物的技术表达是 *sensus plenior*，实际上是完整的意义，完整或丰富的意义，谈论它的方式，一段段落的完整或丰富的意义。

现在让新约作者这样做，让我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例如，马太福音第 1 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 2 章第 15 节，我们读到他起来，夜间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请记住，这是耶稣的神圣家族逃往埃及，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希律王去世。

这是要应验主借埃及先知所说的话，我呼召我的儿子。这是引自《何西阿书》11.1 章的内容，当然，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你在《何西阿书》11.1 的上下文中阅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显然不是一个预言。它实际上指的是出埃及记，即上帝在何西阿写作之前几个世纪将他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但现在马太说这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

也就是说，何西阿书 11:1 在某种意义上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何西阿实际上所说的比他所知道的还要多。何西阿书 11:1 的含义不仅仅是何西阿有意向公元前 8 世纪的以色列北部听众传达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只是新约作者对旧约经文的信念的一部分。

对于我们的解释来说，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之间的这种区别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解释并不依赖于绝对确定一段话的含义是其原始血肉作者有意识地表达的。如果这是门槛，那么通常你就无法对段落的意义充满信心。唯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对证据进行充分检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是这段话的含义，这就是作者在这段话中所说的意思。

无论马可或马太有意为之，这都是对他们所说的话的合理解释。当然，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尤其可能会回应说，好吧，我们真的主要关心的是人类作者所说的话吗？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神圣作者神在这里所说的话吗？当然，我们基督徒会回答，是的，我们主要对神圣的声音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感兴趣。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经文本身的本质，并认识到，根据圣经本身，即上帝的话语，上帝启示了自己；而根据圣经本身，即上帝的话语，上帝启示了自己。上帝的启示正是通过人类作者而作出的，正是通过人类作者而作出的。

我们的圣经中没有一本书声称是上帝写的。我们所遇到的圣经书籍的作者总是以第二人称而非第一人称来提及上帝。这个明显的、相当熟悉的观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圣经结构性启示的启示从来都不是无中介的。

也就是说，上帝通过人类作者的中介来启示自己。因此，通过人类的思想，即写下这些话的人类作者的思想，我们可以最可靠地遇到并掌握神圣的思想。换句话说，我们通过认真对待人类的话语及其所有的人性来接触上帝的话语。

充分考虑人类作者及其通过这些文本传达的意图。这是新约中为数不多的几段专门谈到圣经启示或圣经中上帝的启示的段落之一，它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当然，这是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我们在彼得后书 1、20 和 21 章中读到。首先，你必须明白圣经中没有一个预言是人自己解释的，因为没有一个预言是出于人的冲动，而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说出神的话。

现在，请注意该句子的语法结构。人，主语和谓语是人说的，然后从句是圣灵感动的。现在，该从句非常重要。

说它是从属子句并不意味着它具有从属意义，但重点是启示与人的说话有关，人类从上帝那里说话。因此，虽然神当然有可能直接从我们接触圣经的过程中对我们说话，而不考虑人类作者通过这些非常人性的话语想要传达的意思，但对神来说，最可靠、当然也是最典型的方式在圣经中向我们揭示他的话语是通过我们认真对待人类作者的言论。再次呼吁作者，以作者的意图为基础来确定什么是准确的，什么是不准确的解释。

现在，进一步的信念是必须采用归纳法。也就是说，首先是相关知识的告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第一种知识是上下文知识，根据各个段落或主题在圣经中的功能来解释它们。

在这里，我们将再次提出一个重要的解释学观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将要说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根据我的判断，我现在要说的也是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圣经的基本文学单位是圣经书。

与其说是书，不如说《圣经》是一本书，而正如 G. 坎贝尔·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所说，它是一个图书馆。与其说圣经是一本书，不如说它是一座藏书馆的图书馆。这其实就是这个书本性，这个书本性格。

假设您有 66 本书，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要传达的信息。圣经的书性、书本特征实际上是由正典过程所暗示的。通过教会，嗯，以色列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新约基督教会所参与的过程，在确定圣经正典的范围方面。

当犹太人以及稍后基督教会就什么应该被视为正典经文和什么不应被视为正典经文做出决定时，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团体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根据书籍做出了决定。例如，这不是说福音书应该被视为正典的问题，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这是对某些福音书做出决定的问题。

有些书，福音书没有包括在内，而其他一些福音书则包括在内。例如，教会也没有说，好吧，我们将考虑马可福音的部分内容。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马可福音 2、马可福音 12 和马可福音 15。

作为规范，但马克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认为是非规范的。这是整本书被视为经典经文还是整本书不被视为经典经文的问题。纳入或排除规范的决定是基于书籍。

因此，就《圣经》本身的性质而言，就涉及到这种基本的书籍性，很明显，《圣经》将每一本书呈现为由其自己的作者在自己的时代所写，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信息。而且，正如我所说，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团体在规范包容和排斥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与其说圣经是一本书，不如说它是一座藏书的图书馆。

现在，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时必须小心，而不是不加批判地简单地将一本书读成另一本书，或者将一本书的信息折叠到另一本书的信息中，但允许每一本书呈现自己的信息正如我所说，不加批判地或以错误的方式将其他圣经段落和其他圣经书籍读入我们的或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正在研究的书中。现在，这确实与整个上下文业务有关。当你说圣经的基本文学单位是一本圣经书时，你实际上是在说上下文不一定与你正在处理的段落之前或之后的段落或经文有关或解释，但这本书中的所有内容都充当文学背景。

整本圣经是其中任何段落的文学背景。当作家创作一本书时，作家就创造了一个文本世界。我们称之为文本世界，文本的世界。

换句话说，一本书实际上涉及一个文学世界的构建，这意味着一本给定书中的每个段落都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该书中的所有其他段落相关。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想在上下文中解释这节经文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当然，我们的意思是指紧接其前后的经文。

就它作为媒体环境而言，这很好，但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根据它在整本书中的功能来解释它。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相关上下文知识。而且，这也表明了相关的结构知识。

也就是说，情境知识不仅意味着，我应该说，相关知识不仅意味着情境，而且意味着结构。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暂时回到这个背景知识上来。当然，我非常强调这本书作为文学背景。

确实存在正典背景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根据整个圣经正典以及历史背景来解释它，根据它自己的历史生产的背景来解释它。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应该多说一点，甚至在我们继续研究结构之前，在这一点上更多地谈论上下文，不仅是文学书籍的上下文，而且是规范的上下文，因为它是，事实上，圣经是编造的，我们说圣经是由 66 本书组成的。

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说有些书在术语上更具活力。例如，您想到《诗篇》或《诗篇》这本书，其中有 150 篇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诗篇中的每一篇都可以作为自己的书来发挥作用。然而，我们知道，最近从事诗篇研究的学者正在强调诗篇、诗篇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以及各个诗篇与诗篇之间的关系。

因此，即使在那里，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个别的诗篇充当着自己的文学单位，几乎是自己的小书。而且，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在诗篇中以某种方式排列，以表明它们应根据与书中其他诗篇的关系来阅读，特别是紧邻每首诗篇之前和之后的诗篇。不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当你谈到圣经由 66 本书组成时，你确实必须做好准备，承认每本书独特信息的重要性，而不是不加批判地阅读这些信息。将其他书籍放入该书中。

但话虽如此，你也必须考虑到，圣经并不是由 66 卷书组成，而且相互之间是孤立的。你有一个规范的组合。换句话说，《圣经》涉及将 66 本书放在一起的正典，而圣经本身的形式就邀请我们根据正典组合中的其他书籍来阅读这些书。

所以，实际上，我们必须牢记两件事。一方面，要意识到并接受每本书及其书籍上下文中的段落的独特信息，小心不要不加批判地将其他书籍或其他圣经段落读入我们的书或我们的段落中。另一方面，认识到这样做之后，在确定了这段经文在其书本上下文中的含义之后，继续探索这段经文及其在其书本上下文中的含义如何与圣经正典的其余部分相关。

圣经正典的其余部分如何实际完成或补充、实现、使我们的段落中所讲内容的含义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甚至圣经中的其他段落如何限定或细微差别所讲内容在我们的通道中。因此，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它既关注各个书籍上下文中各个段落的独特信息，又关注各个书籍中各个段落的含义，或者将整本书的信息与正典的信息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

正如我所说，两者实际上都涉及文学书籍背景和规范背景。但是，回到根据书籍上下文来解释段落，注意每本书的独特沟通和独特信息，包括，正如我所以说，认识到书中的每个段落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书中的每个其他段落相关。对此，我们必须了解结构。就确定意义而言，结构极其重要。

该结构与探索段落或段落中的元素如何与其周围上下文、周围文学上下文中的元素相关。书籍是综合性的。作者将单词连接起来形成句子，将句子连接起来形成段落，将段落连接起来形成段，将段连接起来形成节，将节组合起来形成部分，再将部分组合起来形成整本书。

WW White 是这么说的，事物相互吸引。因此，作家通过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传达意义。他们传达意义。

意义不是通过单独的单词本身来传达的。单词只有与其他单词相关时才有意义。单独的句子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句子只有与其他句子相关时才有意义。单独的段落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段落仅在与其周围的段落相关时才有意义。

书中的片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们的含义是根据它们与其他部分的关系而得出的。整个关系问题都与结构有关。

结构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涉及探索事物如何相互关联，并且通过理解结构或事物如何相互关联，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事物本身的含义。现在，真的不存在纯粹的内容了。

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形式、关系、结构来到我们身边的。我有时会使用房子的形象。房子不是一个；当然，房子是用木材、木瓦、钉子和砖块建造的。

但房子不仅仅是一堆木材、砖块、木瓦和其他东西。这些东西的一堆并不能构成一座房子。没有人会、没有人会把一堆木瓦、木材和砖块误认为是一座房子。

一座房子涉及到内容，木材、砖块、木瓦、钉子，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涉及到以某种方式排列、以某种方式构造的内容。只有当你拥有以某种方式构建的内容时，你才有房子。同样，你也没有一本仅由内容组成的圣经书。

一本书是由按一定方式排列、按一定方式结构的内容组成的。因此，任何沟通的发生都必须有内容、内容和形式、结构。除非你关注结构，否则你无法获得内容，也无法理解内容。

因此，理解结构并使用结构解释是绝对必要的。此外，它还涉及历史，这种相关知识的业务与相关背景知识、相关结构知识和相关历史知识有关。对历史背景的理解和对这种背景解释的使用，这确实很重要，确实发展了我之前在历史背景下所说的内容。

顺便说一句，一些学者希望区分甚至分裂圣经的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二分法。只要你说文学或文学，你就在暗示或假设历史。

因为每一本书、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其历史渊源、历史背景。因此，除非我们关注历史背景并在解释中利用这一背景，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认真考虑背景。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为我们将稍后将讨论的圣经研究过程中具体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当然，神学也很重要。它涉及神学反思和渗透。这源于我们刚才的观察，那就是这些文件首先是神学的。

现在，它们确实包括其他东西。事实上，你确实有参考价值，甚至你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中的自然科学也有一些关注。你当然关心圣经中的政治。

这一切的事情都是非常真实的。然而，可以说，圣经的每一卷书都主要以呈现上帝和谈论上帝为其主要目的。所以，这涉及到严肃的神学反思和渗透。

此外，还了解各种解释或应用可能性的认识以及支持和反对每种可能性的论据。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段落，段落可能有不同的可能解释，了解不同的可能解释是什么，并能够为我们的解释和理解段落或书籍的含义提供论据。与现有的其他可能性相比。我们认为，它不仅应该是归纳性的、有条理的、严肃的、有意的、整体性的、顺序性的、准确的、见多识广的，而且还应该是分析性的。

重点是分解成组件并识别各个组件。现在，这在流程方面确实非常重要。比方说，它与将单个段落或单个书籍分解为它们的构成部分和组成部分有关，并注意这些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的含义。

这是一个分析的问题，但我们并不仅仅停留在分析或分析上。注意合成或合成也很重要。这涉及强调辨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和联系。

因此，认识到各个部分的重要性，而且，然后综合这些不同部分的含义，比如说，一个句子的各个单词或一个片段的各个段落，将它们所有的含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体。整体。除其他事项外，这尤其意味着，总是询问这段经文或这个真理如何与整本圣经或整本圣经的神学相关并对其做出贡献。因此，换句话说，我们对各个句子的含义、各个段落的含义以及各个书籍的含义感兴

趣，但我们也对所有这些与圣经其余部分的关系如何相关感兴趣那么，我们的目标是提出一种神学，一种整体上的圣经神学。

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关于传道的事。我确实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它当然反映了许多世纪以来的传道实践，实际上是阅读一篇文章或两篇文章。我在传道时喜欢读旧约和新约经文。

但无论如何，首先要阅读经文，然后传道该段落或所选的经文，并在我的传道中实际传达该段落的信息，该段落的具体含义或具体信息。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在传道中很重要，并且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以某种方式表明我正在传道的段落中正在讨论的主题或主题在任何一篇传道中，所讲的内容并不是圣经所讲的全部内容。现在，您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传达这一点。

人们可以直接将其传达为针对特定段落进行传道，实际上只是为了提醒会众，对于这个主题、这个主题还有其他圣经处理方式。这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确实需要在思考中将所有这些都牢记在心。

这就是直接的方法。一种间接的方式实际上是通过定期的教牧传道或教牧教导来实现的，这样，当你传讲整部经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众会从不同的圣经角度真正经历或遇到不同的真理，这样会众本身就发展出一种综合，就像一个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宣讲经文一样。顺便说一句，这是特别年轻的传教士的一个优势，也许会利用像圣经词典这样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被迫从经典的各个部分的段落中传道，而不是否则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这只是宣讲喜爱的书籍或经典的部分，而不是整个经文，因此实际上使你的人民不可能获得对整个经文教义的综合理解。

我们想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已经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开始研究一个具体的流程，一个假设的流程，我们将提出供您考虑。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在他的归纳圣经学习教学中。这是第三节，归纳方法论、准确、知情、作者、全感、背景、分析和综合。

